

永平府志卷之十二

萊陽宋 琬撰次 府學訓導徐 香叅訂

蕭山張朝琮續纂 盧龍教諭胡仁濟校輯

先聖

人知夷齊二子之風之節而不知其學與才古之知
二子者莫如孔子孟子公孫丑問于孟子曰伯夷伊
尹於孔子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
朝諸侯有天下此一言者孟子不以許柳下惠而以
許伯夷夷之才可知也其論本之夫子夫子曰隱居

永平府志

卷之十二

一

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其斯之謂
與此本一章而後之讀者離而二之此不得聖人之
心者也及門弟子如顏曾之徒其好善疾惡同于夷
齊而內聖外王之學或未及焉夫子所以歎其未見
也嗚呼使夷齊而朝諸侯有天下焉則真神農虞夏
之世矣此郡乃其故封以其古之聖人故不敢列之
人物而別爲一篇采太史公所引傳文存之其他謬
悠之說咸所不取

史記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

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

湯正月三日丙寅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

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

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

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

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

永平府志

卷之十二

二

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

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于

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

先賢

韓文公多自稱昌黎及宋元豐七年封公爲昌黎伯
迨元末而今之昌黎有祠考之唐書本傳公爲鄧州
南陽人魏安定桓王茂之七世孫而韓氏宰相世表
言漢弓高侯頽當之裔世居潁州徙安定武安九門
而生安定桓王與昌黎之韓支派各別故昔之論者
猶疑之以爲唐人多稱郡望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
悉出隴西之比也以史證之韓擇水封昌黎伯矣韓
長鸞韓建封昌黎王矣疏封之典取名于本望自是

唐朝之例而韓氏之宗最有名于北朝如麒麟顯宗
者史明言爲昌黎之棘城又非今之昌黎也然則文
公之沒二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
始置今之昌黎縣今昌黎之于文公其有當乎曰不
然蘓子瞻有言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
所往而不在也學者之仰文公如泰山北斗尊之斯
親之親之斯效之以其名而存之曰公亦吾鄉之人
也庶有勸于後之爲學者乎是或一道也錄唐書本
傳存之

唐書列傳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叅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

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竒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乎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

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鏐誦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

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鏐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踈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

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
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
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
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
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
庭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
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
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
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

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
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
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
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
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
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
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
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
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

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

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遊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于時